

浪漫人生

美 乔伊斯·埃尔伯特著

雷玉华 译



下册

9

罗莉失踪了。在康苏拉举行宴会的那天晚上，她没有回她的旅馆，而且到了第二天晚上，还不见她的影子。珍妮与帕特里克，外界的人们都很清楚他们两人一定是在一块睡了一整天，只是到了他们要出去吃饭被招待员招呼住时，才意识到出了事了。天气已经凉了，珍妮第一次穿上了琦琦·幸普森的深蓝色的毛线罩衫。

“古德曼小姐的信还没拿呢，也没接电话，”招待员说，尽管她为此而不快，但还是注意到了珍妮那身更艳丽的装扮。“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好好的，她可不是有电话不接的人，不管她处于什么情况下，她都要接的。”

珍妮和帕特里克的隔壁那么令人惬意地安静，可能是由于罗莉的不在造成的，这是他们得到的第一条线索，在此之前他们还一直认定她是喝醉了酣睡呢。他们又回到楼上，这才发现她的床上没人睡过，她的浴巾也没有用，她的浴巾每天早晨都要换的。他们就给康苏拉打电话。

“我正要给你们打电话呢，”康苏拉坦白地说。“她的马竞拉迪牌轿车还停在我的美术馆拐角的地方呢，上边也没有钥匙。出什么事了？”

“我们不知道，”帕特里克说，“谁也没有看见她，我们想她可能与你有联系。”

“昨天晚上，在我的办公室出了那场丑之后吗？你是在开玩笑吧？你瞧，她跟奥斯卡·伯德离开了宴会，所以，那倒可能是和她在一起的人。你问过奥斯卡了吗？”

他们说他们还没问过。

“我要是你们的话，”康苏拉建议说，“明天我就会到蒙纽曼特尔公司问问他了。没有必要把维奥莉特给激怒了。但是如果罗莉不和他在一起，也不要惊慌。有一次我们吵了架，她就失踪了好几天。我正要去找警察，她却露面了，象没事人一样。她开车到棕榈温泉去了，去重新估价我们的关系。我本可以杀死这个狠心的家伙的，但是看到她活着回来，一点伤害也没有受，我还是挺高兴的。所以，她也许又到棕榈温泉去了。

“可她的车还在这儿呀，”珍妮提醒说。

“看她当时那股醉劲，她可能乘飞机去了。她自己也能驾飞机去的。”

珍妮和帕特里克离开了旅馆，穿过日落大街林荫道，接着被带到一家英国人办的餐馆的一个小间里，他们在这家餐馆里预定了饭。帕特里克给自己要了白酒，为珍妮要了法国葡萄酒，他们瞥了一眼菜单，匆匆地点了菜，自从早晨醒来之后，他第一次皱起了眉头。罗莉的失踪，突然把他们从至福的自我沉醉里赶了出来。

“我很着急。”珍妮毛线罩衫下边的身体颤抖起来。

“你看她会出什么事呢？你比我更了解罗莉。”

“她可能是在马里堡奥斯卡的家里过夜了。”

“你以为她就是到那儿去了吗？”

“是的，她就是那种人，爱干那种出走的事。罗莉喜欢

叫人们议论她，让人们询问她的事。我敢说此刻她正和‘麻雀’性交。而且为她给人们造成的这种骚动而狂笑呢。”她亲昵地看着珍妮。“这件罩衫你穿着漂亮极了。这颜色真是太美了。你应该多穿点蓝色服装，蓝色会使你的那双眼睛更动人。”

“你这是头一次评论我的衣服，”她说，帕特里克喜欢琦琦·辛普森为她挑选的这件衣服，甚至超过她自己的衣服，使珍妮十分失望。“你不喜欢我自己那样打扮吗？”

“不特别喜欢，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是出自无奈。买有魅力的服装，必须受你卖油画多少的限制。”

“他多可爱啊，她想，心中暗暗微笑起来”。他围着那些装束过分，过于显富的好莱坞女人们转得太久了，他都不知道他穿的那种更为庄重的套服是昂贵得惊人的。他以为她画画是为了挣钱糊口，就象他一样。

“你打扮得象只耗子。”他充满深情地说，“你真是我的一只腼腆的褐色小耗子，睡觉的时候除外。要么你就是浑身闪光的火红的金属饰片和饰羽。但是我知道你是乐意那样，甚至昨天晚上我们做爱之前我就知道。”

“你知道？你怎么知道的？”她好奇地问，“你怎么会知道？”

“就是你身上有一种什么东西，你眼睛里的某种表情。我说不清楚，但确实有。你的身上渗透着性。”

“我以为我象只褐色的耗子。”

“一只性感的褐色耗子”他又纠正说。“怎么啦？我伤了你的感情吗？我可不是有意的。”

“那就好。”性感也罢，不性感也罢，有谁愿意象只耗

子呢？“上午你给奥斯卡打个电话，弄个确实，看罗莉是不是在他那儿？”

“打电话什么问题也证明不了。奥斯卡是不会承认同另一个女人同居的。”珍妮脸上焦急的表情使他怜悯起来。

“好吧，咱们一块打电话吧。就是说，假如我得到邀请和你一块过夜的话。”

“你知道你已经被邀请了。”

“我不喜欢自己假定被人邀请。”

好的情人是从来不用邀请的，她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朝坐在餐馆里柔和而浪漫的红光中的帕特里克瞥了一眼。她简直不敢相信她竟和这位相貌惊人的男人睡了差不多24个小时了，而且她对这位漂亮的男人也不再不习惯了。但是帕特里克可不仅仅是漂亮而已，他简直就是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子。即使她从未听到过他的名字，只要一见到他的影子，她也会回过头来的。在那家熟悉的餐馆里，就有不少人回过头来，彼此耳语着，注视着这对男女。当他装作没看见时，她能感到他的紧张。她能看出他既喜欢又憎恶人们对他的注意。

“生人看你烦不烦？”

“我已经习惯了。”他说。

“你并不喜欢，是吗？”

“所有的演员都又喜欢它又恨它。我们愿意叫人家爱，但是我们并不太重视我们的这种能力。因此，在我们的反应和需求中就不断地产生一种矛盾心理。”

“为什么你们不重视那种能力呢？那是自然的，正常的。人人都想让人家爱的。”

“也许，是被那么两三个特别的人爱的，但并不是被所有的人爱。你注意到没有，大多数电影明星都是出身破裂的家庭，他们从幼年就失去了爱？”

“可你并不是。”

“家庭的破裂并不都是一个样。”他在回忆他的冷酷无情的父亲。“不管是怎样破裂的，这种对爱的需求就变成一种推动力。杰妮斯·杰普林^①曾经说过，‘我同一万五千人做过爱，可我和还是一个人孤零零回家。’她受不了这样被抛弃。因此不管他们挣多少钱，他们都从不停止工作。不过，我可要停止工作的。说老实话，要不是为了挣钱，我就不会干上这一行的。”

“你不喜欢当演员吗？”

“当电影演员不算干什么事。不过是等上三几个小时才拍那么二分钟的镜头，而且这其中好长一串时间毫无意义。因为拍片是按年月日编好了的。接下来，你也许得等上一年时间，才等到影片上映，那时才能看你干得好不好。这是一种使人发疯的行业，不平衡的行业。其他演员大都是在舞台上听到为他们鼓掌。电影演员却不是这样。他是在表演完之后才得到掌声。在首映式上。在餐馆里。在机场上被成群的人们围住欢呼时。在他们不带贴身卫兵就走不出冠军宫时。实际上，电影演员根本不是因为他们的表演而受到热爱。他们是作为普通人而受到热爱。”

珍妮对他的爱正是这种爱。她爱他并不是为他所说的任何一句话，或者他所干的任何一件事，尽管他的性是美妙的，但仅仅这一方面，那也根本不会使她产生爱情的，而是

① (1943—1970) 美国歌星

因为他那个样子。什么样子？特殊的天才，非凡的气质，独具的魅力，高傲的派头，出众的相貌。在某一点上，她对她的爱就好象是对一个幽灵或者神的爱。当然不是对一个真正的人的爱。麦特是个真正的人，而她对她的爱也是与他们之间关系的成长和发展直接相联的，与他们所分享的对爱的给予与接受直接相联系的。她对帕特里克的爱则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毫无联系。这种爱似乎不知从什么地方一古脑迸发出来的一样。

“也许我爱你就象我爱一幅美丽的油画那样，”自言自语地说，这使她感到恐惧。“因为你长的这么非凡出众。”

他当之无愧地接受了她的颂词，并没大惊小怪，“这使你感到空虚吗？”

他的反应快极了。这个问题刚刚在她的脑子里闪过。

“这使我要多喜欢有多喜欢了。这是爱别人的一个十分不时髦的理由。所以我看我比自己以前所怀疑的更具自己的特性。”

侍者端走了他们的空虾盘子。帕特里克拉起了她的手。

“更具有自己的特性。”

他是在同时恭维他们两人，而他答得这么巧妙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当他们回到旅馆之后，他把她拉到自己的怀里低声地说，“我很高兴你先说出来了。”

“说什么了？”

“说你爱我。”

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先说？”

“我知道，”他把她抱得更紧了。“我也有点吃惊了。我从来未对任何女人反映这么快，这么毫不犹豫地爱过。我被自己强烈的感情给弄得有点目瞪口呆了，我可不是那种一

高兴就忘乎所以的人。我总是干得很冷静，尽量保持克制。而现在则失去了克制。不过这倒挺好，因为我可以看出你也克制不住了。”

“是的，几乎是这样的。”她的血液似乎冲到了她的头顶，她感到浑身都弥漫着血的热力。“你是说的真话？”

“我爱你这话吗？”

“是的。”

“是真话。”

“再说一遍。”

“我爱你，珍妮，非常地爱。”

一个疯狂的念头闪过她的脑海：要是麦特发现了这事，他会杀死她的。

“我以前从来没有恋爱过。”帕特里克自我声明说，就象他是在发表天气预报一样。“你相信吗？”

“我乐意相信，这话太奉承了。但是，我看不出那怎么可能呢。你认识的女人太多了。”

“很明显，我没有认识一个合适的。”

她不能再坚持了。“是什么把我与别的女人区别开来呢？”

“我一直在努力发掘这一点。”

“我希望得到过分的称赞。好比说，比别人更美丽。更性感。更如何如何。”

“你是更性感。”他若有所思地说。“但是，主要地是你更讨人喜欢。”

她感到失望了。这些答案好象是太缺乏刺激性了。“就这些吗？”

“反正我觉得这就够了不起的了。”一般地说，我不喜

欢我在这儿认识的女人，她们太热衷于追求了，而你并不是这样。”

“热衷于追求什么呢？”

“名誉。金钱。异性。地位。成功。你似乎对这些东西并不太关心，我都无法形容那是一种多大的解脱。”

“我对您是太过关心了。”

他们走进卧室，并且开始脱衣服。夜静得很，只有下边偶尔开上车道道的汽车声。空气里回荡着一种引人着迷的花香，这味道就象他们发生关系的那天下午闻到的味道一样。那不过是两天前的事，一想到这儿她就吃了一惊。两天倒更象两个月，两年。接着他焦虑地想起了杰妮斯·杰普林和那二万五千人。

“你可能以为我正是你的意中人，”她对帕特里克说。

“而且我也希望我是你的意中人。不过我才仅仅这么一个，我可配不上那广大的敬慕者对你的爱的，记住了吗？”

“你不知道你能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他的话听起来十分严厉，还带有几分责备的语气。“这是一个崭新的局面，当我说到杰妮斯·杰普林的时候，我是在说过去的事。是在我见到你之前。我也可能那样干一阵子的。目前的情况还没有放到我的心上。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太出乎意料了。但是如果给我们自己时间的话，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

“连罗莉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吗？”

“她是最无关紧要的。”

珍妮想知道什么才是最紧要的。但是，没有问出来。珍妮十分害怕发现任何比他与这位失踪的电影剧本作家之间的关系更为乏味的问题。此外，她还想到了她同罗莉的父亲的关系。

系。要是帕特里克知道了仅仅两天前她还打算嫁给另一个男人的时候，他会怎么办呢？而当罗莉回来后发现珍妮和帕特里克坠入情网时，罗莉又会怎么办呢？罗莉是注定给毁了的。幸亏这是夜里，那些严峻的事实用不着现在去对付。她会到明天再去对付的。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愚蠢，”她听到帕特里克在黑暗里这样说。“罗莉暂时消失了，我很高兴。我对你是喜欢不够的，而我对她是早就够了。”

珍妮也很高兴，但还带着那么种负疚的感觉。“或许我们应该报告警察，你以为怎么样？她可能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她可能被伤害。”

“不要着急。罗莉是伤害不了的，她伤害别人。况且，假如我们报告了警察，而她又是在奥斯卡那儿，就会出现许多令人不快的传言。”

珍妮钻进了新被单的下面。“可要是她没和奥斯卡在一起又怎么办呢？”

“那她就是和另一个人在一起。还不是一样。”

尽管他外表上那么漫不经心，珍妮还是怀疑帕特里克也有些内疚感。假如他原来对她不是这么无情，她可能也不会离开宴会而随奥斯卡·伯德去的。而珍妮此刻也不会在这儿，随时都享受她的情人的动人心弦的触摸的。今天晚上的肯定是更增添了不少刺激的，她想，他用双臂抱住了她，吻她，咬住了她的嘴。她的嘴上滴下血滴，他把血滴舔去，对着她惊愣的双眼笑了。

“实在是亲不够，亲爱的。”

明天似乎遥远得很。

奥斯卡曾在书上读到过说路易斯·B·梅耶^①的办公桌特别沉重黑暗,而且高高地探出地板之上,目的是使来访者顿时产生一种卑下的感觉。所以,当奥斯卡成了蒙纽曼特尔制片公司的制片人时,他也把他的办公桌从地板上升起来了。

这座著名的大楼里其他制片人,认为这不过是对他的野心的一种粗俗的暴露罢了,但是他却毫不在乎。桌子的木活完全是按他定的尺寸做的,而他也确实十分喜爱那样子。放桌子的平台7吋高,而且从桌子的两边又各伸出14吋去,这样就使任何要到他跟前的人必须上一个高台阶,而且显出十分笨拙的样子——或者更甚,十分卑下的样子。平台上覆盖着厚厚的精心设计的茶色地毯,并且牢牢地钉在地板上。

与其说是个办公桌,还不如说是个安全岛,奥斯卡每天早晨七点一走进他的办公室里就感到一种抚慰。无论头一天晚上可能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或者今天他会面临什么问题,只要往他的办公桌旁一坐,这奇怪的外部条件就给了他一种能对付一切的能力。

或者他是这么想的。

上午十点钟,他在浏览《好莱坞通讯》上的一份双页广告,广告上登了他正在为蒙纽曼特所拍摄的《保罗·纽曼》这部史诗片包装材料的到来。“预计秋季发行”。广告上说。该片的拍制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投资五百万美元,而且给他带来了许多头疼的事,光是对付那个神经质的女主角卡洛尔·(坎特)·库珀一次次地发暴就使他大伤脑筋。在今后的三个月里,奥斯卡就会卷进一些完全不用动感情的剪

① (1985—1957)——美国电影制片,美国某电影制片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接、录音、作记号、宣传并且发行这部片子事情里去了。正当他在思索着这一切问题都过去了时，他的秘书按铃招呼他。

“有一位尼勒小姐在二号机子和您通话。她说有私事要和你谈。”

奥斯卡很纳闷，为什么工作上的问题比私人问题要处理好得多。他眼看就要吐出来了。

“我希望你还记得我，”珍妮说。“我要打听一下罗莉的情况。”

这正是奥斯卡一直害怕的问题。他听着珍妮说：

1、罗莉在康苏拉宴会之后没有回家。

2、他们十分为她担心。

3、奥斯卡是否知道她可能在哪儿？

“一无所知”他以平静而又风趣的声音回答说。“干嘛来问我？如果她失踪了，干嘛不去报告警察？”

“因为人们看到你是最后一个和他在一起的人，所以我们想你或许能使我们少麻烦那些事。我们喜欢避免些传言，假如可能的话。”

“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你，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她的下落。”

“我希望你会知道的。”

“瞧”他坚定而又高兴地说，“我只知道她想从帕特里克身边走开。那天晚上，他使她太难过了，所以当我要溜出去的时候，她也同我一块出去了。我看，是为了保住她剩下的那点人格。”

“后来出什么事啦？”

“什么事也没出，”他撒谎说。“我们分手了。”

“在哪儿？”

“就在美术馆外边。哎，这又怎么啦？”他勉强笑了笑。“罗莉没和我在一起，你知道。”

“帕特里克以为你们两人可能去喝酒了。或者干什么别的事去了。”

奥斯卡机智地决定对“别的什么事”装作听不出来的。

“喝酒是她最不想干的事。她的心都碎了，不过这用不着我来告诉你的。宴会上的每个人都看到了她的那副样子。”

“所以你就只陪到门外，然后——”

他冷静地打断了她，这位受到中伤的人在为自己的名誉而辩护。“接着我就上了我的汽车，开往我马里堡的海滨别墅去了，想清醒清醒自己的头脑。甩开制片厂的问题。我最后一眼看见罗莉时，她正在蹒跚着沿拉西尼加大街走去，我以为她是在找她自己的车。”他的声音变得清脆起来。“我希望她完全无恙。不要误解我，我喜欢这姑娘。她会不会到棕榈温泉去呢？”

“坐她自己的车吗？”

奥斯卡继续欺骗说，“不坐自己的车又怎么能够去那儿呢？”

“我是从纽约来的，我对这边的路程不熟悉。”

“开车用不了多少时间的。”他开始紧张地在一个活页笔记本上胡乱地画起来。“两三个小时吧。罗莉喜欢那个温泉。”

“那我明白了。我们将再查一查。”

“有下落告诉我好吗？”

“一定的。”

他挂上了电话，看着他刚刚胡乱写的那个深不可测的问题：罗莉·古德曼到底在哪儿？事实上他并不知道，而且害怕起来。在接到珍妮的电话之前，他还在盲目地希望罗莉已经回旅馆去了，而且是安全地回去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没有勇气去打电话查明真相。他的心里一个劲地想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罗莉在他的别墅前边跳进太平洋淹死了。可能是在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上想搭车时她给人强奸了，或者给人打坏了，或者先被强奸后被打死。她在棕榈温泉活得好好的，在圣大巴巴拉在LaJolla，在Ojai——或者在那个疯狂的夜晚，她一时冲动，决定要去的任何地方。

在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之后——当她指责他冒充阳痿时——奥斯卡大醉了，他在自己的沙发上晕过去了。当他几个小时后醒来时，她已经走了。可怎么走的？那哪儿去了？她自己没有车，也没有开他的车去。他打听了看门人，看门人说没有看见任何人离开院子。可怎么办？看门人可能打盹了。到那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人们习惯上也不再住宅区外边走动了。在静谧的黑暗中，她是能够步行溜出去的，可往下又怎么样了呢？她能够走多远呢？

不会的，奥斯卡这样断定。更可能的是在她烂醉的时候，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然而当他查询了各处的出租车站时，却没有一辆出租车有送过她的记录。

她不会搭车呢？他想不明白。就象他突然想到的那样一个离奇而又危险的念头，可能使这个冒险的、冲动的、大醉的

罗莉彻底清醒起来。也许她搭上车回贝费利山去了，开着自己的车回棕榈温泉去了，她是这么建议过的。去棕榈温泉的这种说法对奥斯卡很有吸引力，因为这就意味着罗莉是安全的。当然，唯一能成为真正无害的途径就是她死了，并且不能向维奥莉特泄漏他们在海滨别墅的幽会。

假如她在别墅附近受到伤害的话，肯定会有人来找他的。正如珍妮所指出的，人们看见他是最后一个同罗莉在一起的人，尽管他已仔细洗过他的玻璃和烟缸，他的起居里一定到处都印满了她的指纹。也许他对珍妮撒谎是愚蠢的，也许他应该给马里堡警察局打个电话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不。罗莉会安然无恙地重新露面的（或者死了）。再说，警察会问为什么他等了这么久。

“因为我害怕失去我的妻子，”他会这样说。

而事实将会是这样。在他发觉罗莉不见了之后，他往艾尔贝给维奥莉特打了电话。当他编造自己在哪儿的时候，他简直是在道歉了，为的是万一罗莉在别的地方说出了事。他叫醒了维奥莉特。

“你在哪儿？”她有气无力地问。

“马里堡。”

“你在那儿干什么？”

“正在想我是多么地爱你。”

“别说了，奥斯卡，你这些虚伪的话我都听够了。在康苏拉那儿你抛下我不管，你已经好几个月没和我睡觉了，你还敢说你爱我？”

“可我就是爱你，”他抗议说。

“你同她搞上了，是吗？”

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指控，这就意味着不管罗莉在哪儿，她还没有同维奥莉特接上头。早晚是会的。“我不知道你在谈些什么，”他说。“我没有同任何人搞。”

“我在说罗莉·古德曼。你今天晚上在大庭广众面前大大出丑还嘲弄了我，即使你没有和她睡觉，人们会认为你和她睡的，那也几乎是同样糟糕的。你是了解这座城市的。”

“我无法形容我对今天所发生的事是多么后悔，不过，你的表现也不那么模范。瞧你同那个傻瓜唐·谢菲尔德一块溜进洗澡间的那股劲头。你们在那儿干什么啦？”

“别这么叫人讨厌，奥斯卡。那时我正头晕，唐建议我们去找些阿司匹林来。但是至于你呢，我不再理解你了。我不再了解你了。你已经变了。大变了。”

“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说这话，然而这是不真实的。明天见到你的时候，我再向你解释这一切。”

“有什么可解释的？”她说了一句就停住了。

他的阳痿。而他原来就打算和她解释这一点的。但是他昨天晚上到了艾尔贝尔之后，他的勇气又消失了。他就是说不出来。相反地，他却说，“是由于我为那部该死的《保罗·纽曼》焦虑而造成的。我暂时失去了一切……欲望。这并不是你的耻辱，亲爱的，这是件很寻常的事。请你耐心等待我一下。就会好的。”

“当你和罗莉一块溜掉的时候，你好象并没有失去欲望，”她冷冷地回答说。“人们都对你的离去而议论纷纷。你们互相搂着。我生来从没受过这样的侮辱。”

“对不起，”他重复说。“我一定是喝得太多了。我可没把罗莉当作什么东西。”

“可千万别再让我受辱了。我就要这一条。”

那天早晨他离家去制片厂上班时，她还在睡着，他们也没来得及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他们的分歧还能弥合吗？他开始严肃地思考起来。

“什么事？”他对秘书接的铃回答说。

“卡洛尔在三号机和您讲话。大发雷霆了。”

奥斯卡第一次高兴地听到卡洛尔。（坎特）·库珀想来和他吵闹。她的那些指责还把他自己的那些什么阳萎，什么同罗莉私奔，什么加强他的婚姻的事统统给压下去了。

“卡洛尔，亲爱的，”他高兴地用杰克·尼克尔森声调低声说，“你这突然的到来可真叫人高兴。我的最得意的女明星，找我有什么事啊？”

“听着，你这个该死的傻瓜，有人告诉我：你打算剪去我同保罗的特写镜头，我是来告诉你，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就会亲手把你的蛋给割下来。明白了吗？”

她继续大骂着，说着胡话，威胁着。奥斯卡笑着，听着，不住地点头。他的蛋已经给割掉了，她还能怎么样对他呢？

“你来找我，我很高兴，亲爱的卡洛尔，因为我一直在想同你谈一谈那几个场景的问题。一块去吃午餐怎么样？”

他这一着可是出其不意。

“在哪儿？”她疑惑地问。

“马梅森餐馆”

她好半天没作声。

“那得等到2点半。”卡洛尔说

这就是说，他还误不了中午到佳能俱乐部去打网球的时候